

一块最能体现“工匠精神”的“砖”

苏州御窑金砖的传承往事

制作金砖的传统工艺包

括29道工序，全部工序完

成需要1年多时间，御窑金

砖的传承和创新最能体现“工

匠精神”。无论制砖还是做

人，都要凭自己的责任心。

这种含藏在内的美，只看外

表很难发现它震撼人心的力

量。“制砖如同做人，可谓

‘一朴含藏万丽’”

本报记者刘巍巍、朱旭东

御窑金砖，名不副实。说它是金砖，不含一丝一缕黄金；说它流淌着尊贵的皇家血统，却诞生于江南乡野之地。

御窑金砖，名副其实。它能化腐朽为神奇，让一块块泥土坯子贵抵千金；它能穿行数百年时光流转，在质朴中散发虚怀若谷的贵族气质。

在物华天宝、奇珍奉出的天堂苏州，御窑金砖显得低调而傲然；在物质纷扰、喧嚣芜杂的凡尘俗世，御窑金砖难掩清高和寂寞。

一抔尘土，诉说冷暖；一方金砖，气象万千。

晚清一块金砖造价，相当于1石米

盛夏清晨，暑热渐起。走进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灵峰村的苏州陆慕御窑金砖厂，虽然窑内炉火熊熊，记者内心却依然凉爽和宁静下来。

绿草覆盖的窑场、飞檐翘角的庭院，轻抚折扇的少年、怡然自得的老翁……外界的喧扰如同与这里隔绝，时间仿佛停滞在数百年以前。

金砖厂旧址坐落于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镇西北角的御窑村，旧称御窑里，因地处阳澄湖西岸，土质细腻温润，制砖技艺精细，早在1500年前的梁代已有砖瓦生产；至唐、宋渐成规模，宋代文人曾以“塘水清环寺，窑烟黑翳天”来描绘陆慕烧制砖瓦的盛况；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供宫殿、陵寝、坛庙等皇家重要建筑室内铺设地面用的大金砖由陆慕御窑“奉旨成造”，成为“软工物料”；由明而清，陆慕的窑火依然旺盛，最盛时有70多家窑灶烧制金砖。

御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润如墨玉。与共和国同龄的金梅泉出生在陆慕镇御窑村，是御窑金砖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

刘金桐

有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

一丛丛红柳迎风舞蹈，
痴情爱慕荒凉戈壁。
烈日炙烤高昂头，
林荫与风沙止步紧相连；
一片红柳迎风激昂，
一生相恋苍苍草原，
高寒缺氧何所惧，
深根彩枝亮天苍。
风风雨雨美丽容颜，
漫漫长路挺立脊梁，
生生死死坦然荡荡，
情比天高爱比水长，
千年的承诺，不朽的衷肠。
红柳哦，你是生命的绿洲，
有了你，生命灿烂长存，
红柳哦，你是我的榜样
同一个信念，拥有同一身戎装。

我先后在青藏高原工作生活20载，最后一次告别青藏高原，也已整整30年。那里有我太多的难以割舍。至今，我仍然眷恋着那里众多的人和事。我忘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顽强地生长和战斗在风雪草原与荒凉戈壁、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红柳。

红柳，又称怪柳，属于速生，多年生植物。她在我国，生长于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的高山、河谷、草原和戈壁沙漠地带。她的根扎得深而长、茎粗而短、枝多且长，呈簇呈团状、能开花结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奔走于西藏北部和西部采访，不时见到一株株、一簇簇诱人的红柳。她们有的长在山麓上，有的长在草地，有的长在湖畔和河边，有的已长大成林，有的则刚刚匍匐在地面上。但有一次，我却见到了一大片红柳，俨然一个红柳林园。

那是一个秋季的一天，我与那曲地委的一个藏族干部在藏北著名的班戈湖新城采访结束后，途经著名的奇林湖畔向西前行。

我们从奇林湖畔一上路，天就刮起了大风。汽车颠簸得厉害，发动机发狂似地吼叫着。车窗外尘沙滚滚，十几米之外就很难看清什么，只有那巨大的湖泊还隐约地泛着白光，给行路的人们指示着方向。

青藏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中午，风停了。天空阴沉沉的，层层云雾压着头顶上，草原上灰蒙



▲焙烧之前，工匠师傅把泥坯装进土窑。（摄影：新华网席飞）

第五代传承人。他告诉记者，金砖是一种大型细料方砖，因属皇宫专用，金乃皇权的象征，故名“金砖”；同时，也寓意五行之中的“金”，代表坚硬坚固，金刚不坏，象征着基业安稳，历经千秋万代。

火焰砖炉火，世事多变迁。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皇朝。随着清政府的倒台，陆慕御窑窑场亦停止了金砖烧造，转为以烧造民用产品为主。当地多位老人告诉记者，御窑金砖因为生产工艺复杂，成本很高。晚清一块金砖的造价是9钱6分白银，相当于1石米钱。开始付给窑户的酬金较高，一签契约就可拿到六至七成定金，后经官府层层盘剥，钱到窑工手里只能勉强糊口，故而随着末代皇朝的覆灭，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便自行解体，久而久之金砖制作技艺渐渐被人淡忘。

“到我十几岁时，农村大集体生产，社员白天下地种田，空闲时间在家里做砖瓦泥坯，卖给生产队窑厂。当时的米价是1毛3分半，一块大方砖泥坯还价1毛钱。”金梅泉说，金砖是会呼吸的灵魂，几十年来，它在无声地承受着被遗忘之痛。

做金砖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

“窑头坯，随雨破，只是未曾经水火。”如唐代

诗人吕岩所作的《窑头坯歌》，御窑金砖缠缠绵绵，终于在改革开放后迎来新生。

1984年春天，香港媒体刊文称，海外侨胞目睹故宫坑坑洼洼的地面，以为国内的金砖工艺已失传。这则消息激起金梅泉等人恢复制造失传70多年金砖的强烈愿望，并通过摸索令金砖“起死回生”。

2006年，金砖制作技艺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金梅泉找到当了15年教师的儿子金瑾，希望她能传承这项技艺，结果被一口回绝。

对于金砖，金瑾感情复杂。“小时候，节假日我都会去窑上帮忙。别人在玩，我一个女孩子却在砖窑里弄得灰头土脸，在学校都抬不起头来。”金瑾坦言，自己去当教师，就是因为“不想去做那又苦又脏又累的活了”。

一年以后，金梅泉再次找上门。看着满面愁容的父亲，金瑾考虑了一个星期，答应“先试一试”。

诺言既出，驷马难追。

作为御窑金砖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第六代传承人，金瑾认为，恢复金砖制作古法工艺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起，苏州陆慕御窑金

砖厂启动古法重制明清原味金砖项目，一场体力和心力的持久战随之拉开。

制作金砖的传统工艺包括29道工序，分为取土、炼泥、制坯晾坯、烧窑督水四个大的环节，每个环节细分为6-9道工序，采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制作工程中，取土炼泥大约需3个月，制坯晾坯大约需5-8个月，烧窑督水大约需5个月，全部工序完成需要1年多时间。

炼泥是金砖制作的第一大关键工序，也是它与普通砖瓦烧造的主要差别所在。一块七八斤的泥坯在金瑾柔弱的双手下旋开成一朵美丽的黄花。经过澄、滤、晾、筛、勒、踏六道工序，才能练就出给金砖制坯的泥料。等泥料练到半湿半干时，再进行无数次的翻、捣、摔、揉，让泥中的黏性与砂性达到最融合、最滋润的程度。“一天揉泥下来，手到了晚上可能连筷子都握不住。”金瑾说，制作成功一块金砖，需要揉二三十块泥团，很可能好多天一直在重复这个看似简单、机械的动作。“制作金砖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只能精细、反复、耐心”。

古法烧制金砖的成品率一向很低，据史料

记载，它往往十不得其一二，有时甚至是整窑报废。一位老工人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完全靠人工来控制窑温，成品率在20%—30%左右，达到30%已属不易。”

“7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失败，连自己都不记得烧坏了多少青砖，才与传承团队研制出货真价实的古法金砖。”金瑾说。

2015年，严格遵循古法重制的金砖送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国家陶瓷质量监督中心，与乾隆二年款的古金砖碎片进行比照，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接近甚至超过古金砖；2016年2月送故宫博物院再次检测，结论是无论外观色泽和平整度都已达古金砖标准。自此，苏州陆慕御窑金砖厂成为唯一有能力生产古法金砖的企业。

不仅土窑烧金砖，内心也在炼就一块金砖

窑火不熄，淬炼不止。

10年来，在传承御窑金砖工艺过程中，金瑾自身逐渐宁静、强大，并且更有韧性。“我的内心也在历练一块金砖。”金瑾说，“非遗传承，最怕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

今年初，经过多轮考察论证，苏州陆慕御窑金砖厂被确认为技艺传承完整有序、具有唯一性和独立研发成果，并在遗址举行了故宫官式古建筑材料(金砖)基地授牌仪式。

4月16日，故宫博物院接受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向其捐赠的古建筑修缮保护重要材料——100块金砖和100万张金箔。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这是今天送给未来的礼物，为紫禁城下一个600年储备优质古建筑修缮保护材料。”

别人眼中风光无限，金瑾脚下却如履薄冰。

“非遗是一种小众产品，虽然我们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取得的大多是社会效益。”金瑾说，除故宫把御窑金砖作为建筑材料和小部分私人收藏、摆设外，古法金砖至今仍然没有实现盈利，只能靠厂里为古建筑配套生产的砖瓦和青砖之声来维持非遗传承。

碰撞而出金石之灵，传承而在淡泊之功。一路上，陪着我们看泥坯、查炉火、访砖窑的孙坚面带微笑，温文尔雅，谈起金砖眼神灵动。在他轻摇折扇送来的阵阵清风中，记者隐约窥见了这位年轻人内心的安然自在。“他是金砖传承的少壮派，开发文创产品，是把好手。”金瑾说，如今她牵头成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古法重制金砖小组，其中有非遗传承人，有掌握每一环节独特技艺的老师傅，有文化学者，更不乏年轻人。“我们分工合作、互相沟通，这种梯队式的传承方式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让非遗传承的道路越走越宽。”她说。

金砖在掌间，道理在心头。

金瑾认为，御窑金砖的传承和创新最能体现“工匠精神”。无论制砖还是做人，都要凭自己的责任心。这种含藏在内的美，只看外表很难发现它震撼人心的力量。“制砖如同做人，可谓‘一朴含藏万丽’。”

淌着汗水，来到红柳身旁，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红柳鲜活的枝叶和花瓣，迎着微风久久地注视着她们的风姿。此时，我又忽然想起了唐朝诗人高骈的诗《山亭夏日》：

绿树阴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
满架蔷薇一院香。
我不禁自言自语说，较之夏日“满架蔷薇一院香”的景色，这戈壁红柳的夏日景色，不是更加美丽吗？那位同行的同志又告诉我，刚进入夏季，这红柳便开始疯长，不几天，就翠绿成荫，满枝都挂上了鲜嫩的花朵。

格爾木，曾經的荒涼戈壁，如今已是滿眼綠意。格爾木人說，紅柳也為此立了功。

格爾木，地處柴達木盆地西南部，原只有一個地名的大戈壁灘。1953年，被稱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將軍，用他手中的紅柳枝拐棍勾勒出格爾木發展的最初坐標，一方面大力發展生產和交通事業，一方面大力推進造林綠化，防風固沙工程，生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全市形成了以城市園林綠化為中心，以四個出口綠色通道為生態主軸的城鄉一體化城市森林體系，在這裡演繹出一部輝煌的開發建設的英雄史詩。“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發展目標初步實現，外圍防沙生態屏障基本形成。

在格爾木河西與托拉海河之間，有一片偌大的鹽鹼灘。這裡遍佈紅柳林。每年5月至9月，在這隨處可見絕麗無比的布滿枝頭的紅穗紫花，那花似燃燒的火焰，高舉的火把，向空中伸展，鮮活靚麗，神采繽紛，招蜂惹蝶，形成誘人的風景線。我每每到這裡，極目四望，都禁不住歡呼 and 激動。

紅柳，一年四季精神抖擻，死后，也鐵骨铮铮。春天，一簇簇、一團團，碧綠成片，蓬勁着，盎然出一派生機。夏秋時節，紅、粉、紫相間的花朵綴滿枝頭，編織成別致的花穗，郁郁葱葱，伸向空中。冬天，地凍河封，草木蕭瑟，遠處若有紅霧涌动，那准定是紅柳林。这时的红柳并不枯萎，只是脱落了叶片，而枝条仍是根根直立，仍是一身红色皮肤。她高昂着头，少了春秋夏日的柔美，多了寒风肃杀中的挺拔。她死后，人们挖出了她的根——巨蟒一般深深扎入土地的深褐色块茎，非常结实，非常耐烧，人们看到了她的骨头。她用自己的骨头在戈壁山上写下了格言：地球上没有应该遗弃的地方。

神奇的红柳

傍晚，我们在红柳林附近的群众家里住了下来。远处山脚下旋风翻滚，扬起阵阵雪片，近处湖面上雾气朦胧，什么也看不清，天气又变了。但是，在这座红柳林中，却分外幽静，阵阵山风吹过，树枝摇曳，沙沙作响。人们在林间空地上升起了一堆堆篝火，围坐火旁聊天，有的还在林间小道蹒跚踱步……

我想，红柳能在藏北这块草地上生长，防风抗沙，改变气候，不也能在类似的藏北别的草地上生长吗？这岂不是为改变藏北草原的面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办法。

事实的确是。在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及其周围，50年前是一望无际的红柳林，面积达15万亩。1971年，仅狮泉河长15公里的两岸，红柳面积达6万亩。红柳长势良好。当时这里用于拉货的东方牌卡车行驶在林中，也只能露出车顶。农牧民的牦牛跑到林中，往往要找好几天才能找到。这里每年春天来到，一丛丛红柳伸出细枝，去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每株火红的老枝上，都发出了鹅黄的嫩芽，长出一片绿叶，顽强地开出谷穗样细密的花，有白的红的黄的紫的，一簇簇向着高原的酷寒和缺氧微笑。在这些红柳生长的土地里，狂风再也无法肆虐，牧草吹不走，牛羊刮不散，帐篷撕不开，一派安详景象。如今，行走在阿里，在噶尔河谷、扎达沟中，也到处能见到令人心生敬畏之情的高原红柳。

尤为可喜的是，阿里地区人工培育红柳也获成功。这对在广大青藏高原地区大面积扩栽红柳，从而有效防风治沙，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山川秀美，意义甚为重大。

阿里人说，红柳是我们的最爱，红柳是我们的骄傲。

戈壁，蒙古语，意为难生草木的粗沙、砾石覆盖的荒漠。汉文史书里，有大漠之称。

如今，我已记不清自己曾多少次到过青海西部的戈壁滩采访，但那戈壁红柳的英姿却至今历历在目。我与戈壁红柳的相识，始于1956年的进藏途中。那是这一年的初春。我们十多人，乘敞篷汽车沿着青藏公路进藏，过了青海湖，就进入了位于柴达木盆地南部、延绵四五百公里、人烟极其稀